

老子翼卷之二

較二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

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者可謂無為

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

故也自德以降而至子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于是刑罰興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外君臣父

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執為前後世人規止于目聽止

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筆乘

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言而論之曰今已為物也欲後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為物孰為非物故又曰匿而不

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

俱泯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符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裂破毀也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雙音厥顛介也數上聲

蘇註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

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

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變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管之稱孤寡不毅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

輻蓋軫衡輓轂轉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

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王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于無

反復也湏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蘇註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

註二

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古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于天則有以子制母者也

畢乘

天下之物生于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于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

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建立也偷苟且也渝羊朱反變改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曰輸愚也或作掄董遇作掄今從王弼傳奕作渝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選曰依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

註二

五

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速歸於道

蘇註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

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于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

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污此則不

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情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

其大方不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惟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筆乘

上士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為者也。勤於此，則勤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應解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

六

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殺。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

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暖，而沖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

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為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獨尊之曰：教父。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蘇註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徃，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

六

為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殺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

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也。

蘇註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羣有。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莫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蘇註

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缺以不虛為
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于大成而不卹其

設二

缺期于大盈而不惡其冲是以成而不散
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
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
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
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

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
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
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于一偏而非
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
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

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
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
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卻屏去也糞糞田也吳幼清本糞下有車

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為證戎
馬戰馬也卻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戎馬
生于郊言兵久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
餘人能安之無性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
足

蘇註

設二

九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是馬
而糞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
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
大匹夫有一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
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
故無不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
而成

蘇註

性之為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
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
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于
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

障塞見不出規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
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
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
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勿之自然不勞而
成之矣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
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
為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
天

蘇註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
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設二

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
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
孔子謂子貢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
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于一以貫之去妄以
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

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于無為夫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于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心無所主也慄慄協反為去聲渾

胡本反

蘇註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

教二

十一

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哉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所善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

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謂自無而見于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莊子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知所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

攝不認生為己有如暫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

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夫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

教二

十二

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

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筆乘

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殉欲忘生者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兕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

以受之也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于十者之中闕一自擬其言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汚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汚之

疑二

十三

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序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高許六反夫音符長上聲下同

蘇註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

而為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

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已之實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即此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季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揜而充爽曰襲

蘇註

疑二

十四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

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開其悅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始

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徃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疑二

十五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夸張曰施畜之反也夷平也路狹而捷為徑除治也傳曰

冀除先人之故廬是也青赤為文色綠為
采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資貨一作財貨
盜等誤作盜夸今從韓非本

蘇註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

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
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
世之不知者以為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
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 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夸以誨盜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
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
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
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

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
下之然哉以此

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韻不叶
今從韓非本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
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
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
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
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

設二

其

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
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
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
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
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

○ 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舍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嗻和之至也知

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
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毒蟲蜂蟻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
豹之類以爪按擊曰據攫鳥鵬鴉之類以
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以四指握拇指

為握固後于垂反說文云赤子陰也號乎
聲嗻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嗻一
作嗻不嗻黃堯材云古本無嗻字嗻不嗻
莊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蘇註

設二

十七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
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
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
言用也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况可得
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

○ 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
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
而身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
也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
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

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
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
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
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生不可
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又

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蓋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

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蘇註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

銳解紛和其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踈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履萬物而孰為親踈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

教二

六

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

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

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建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

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

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

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

教三

九

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筆乘

道無形容不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

則道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喜于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芒蕩難於溱泊矣不知惚恍無象即象也惚恍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為假

常為真惚恍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夫孰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惚恍窈冥之中真有一物者夫惚恍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

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閱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為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者未嘗閱其始耳閱衆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則衆有皆衆妙而其為惚恍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即真空者以能閱而知

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閱衆始則際空觀其微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王際永斷而要能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
自見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窪烏瓜反夫音符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
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
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
昭察察非道也悶悶昧昧將敝矣而日新之
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
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
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
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
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
目照則自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
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
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

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終
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
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
物物我兼全而復于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筆乘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九以明少
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
得多矣故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
詎可得芻蕘生者繇其多方亡羊者苦于
岐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
於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
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
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且及晡為終
朝自早及莫為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
能久岐伯所謂九則言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

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
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
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
于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

暴雨者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
聖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
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辯之悅
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
苟志于仁也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志于仁猶若此而况志于道者乎夫苟從
事于道矣則其所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
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為然必有
得於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
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
以得失疑道也

筆乘

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
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
能久烏亦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

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所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得況不信乎苟離道而為德不能同于失矣離德而為失不能同于德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為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曰無

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註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焉能固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

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在子附疣縣贅出乎形而侈乎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天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註

混渾通先悉屬

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日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蘇註

〇

〇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于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主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常變行于群有而未嘗殆俯以

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而

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日靜重則能使

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
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物也實也夫遊
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
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
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

甚

甚

用文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屬之于
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猥
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
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衆人兮若無所歸衆人
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
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忽兮若晦寂兮無似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
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
荒唐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垢
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

矣有歸必稅駕而不衆衆今無所歸無
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
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
人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
一作純小明為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

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音嗣
食母乳母也見體記內則篇

蘇註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
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
則以園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
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
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
以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
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
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
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皆
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落
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無是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
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犯分亂
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
為吾亦為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
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

以不嬰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
故介然不出哇吟聖人無涉有無無入而
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好
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焉然從之
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
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衆萬物之理而
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典所知各自
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于一超
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
分別為知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故其
外若昏其中若明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
漂然無定不見其宿止也人各有能故世
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
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
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

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筆乘

人之為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憂
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為學
者雖異于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

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之同而聖人亦不
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所謂吉凶
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且荒兮
未決而豈若善之有涯淡可限量哉故人
之樂善如享太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

○ 嬰兒之未孩無朕彼也乘乘者無所歸無
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所止而我獨若遺
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
皆若有所止而我獨昏也悶問也忽兮若
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

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
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
生故謂之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悅惟惚惚
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
哉以此

孔大也窈焉了反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
意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

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

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王輔嗣
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

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
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

為世其用字之義并同一訓經歷亦同此
義甫美也又始也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

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

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
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

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
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

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
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

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
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
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

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
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

體道而不去故耳

筆乘

道無形容不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

則道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
人之學道喜于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

苦蕩難於湊泊矣不知惚恍無象即象也
恍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如釋

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為假

常為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

而亡夫孰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
名不去也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真有

一物者夫恍惚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
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

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闕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為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者未嘗聞其始耳闕衆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則衆有皆衆妙而其為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即真空者以能闕而知

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闕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徵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上際未斷而要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見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窪鳥瓜反夫音符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

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

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于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筆束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九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詎可得芻養生者繇其多方亡羊者苦于岐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于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苟志于仁也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志于仁猶若此而况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

以得失疑道也

筆乘

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

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所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得况不信乎苟離道而為德不能同于失矣離德而為失不能同于德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曰無

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

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固之故曰精覺妙明非

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 跛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跛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

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贅贅出乎形而侈乎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去寂止也

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日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蘇註

○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于人為性故曰与物混成此未有知其主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常變行于辟有而未嘗殆俯以

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夫雖逝雖遠然反而

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日靜重則能使

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莊持反古者九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

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規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柰如也乘去聲失振一作失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

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瑕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捷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捷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

蘇註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

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

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守保守也復并扶又反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忒爽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呂註

教二

主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谿谿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逆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

內全與物無逆反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嬰兒矣白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明于行為金于數為四黑于色為不受染于物為晦于行為水于數為一知其白守

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于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蔽故可以為天下式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為物專氣

致柔不夫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為天下谷谷之為

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

能圓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

教二

主

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非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游又有餘地

矣何事于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為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响音許一音虛贏力為反載始也又任載也墮許規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甚慈也去奢儉也

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蘇註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

教二

主

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

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
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
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
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墮而毀之皆
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

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
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
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
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干水旱
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

○
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外物在泰極
矣聖人惧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
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矣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
果而己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得已
好去聲還旋通易曰師衆也處上声善即

有道者也不得已為之難也莊子曰不得
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又託不
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
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
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
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
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

○
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
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
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
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
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
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壯之必
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
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
下壯亦甚矣美能無老乎無死乎
天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
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
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

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謂佳之也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惡去聲處上聲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
陰為死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聲純
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

○
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蘇註

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
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譬若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
海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拘泥焉故其

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歛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糝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而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

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遂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彫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

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遂于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算而種種名相皆以為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

是故貴其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于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雷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蘇註

不夫其所即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

能及我能免已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

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帝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蘇註

汎無繫著也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已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筆乘

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于大爾言

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
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徃徃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
客止適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林希逸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徃者
執此而徃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蘇註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
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則來之

惡則去之不足以使天下皆徃矣有好有
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千萬
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
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容
哉然而樂關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天執

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况得而
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
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

歛音吸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
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蘇註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
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

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
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
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

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敏
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
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
人豈有意焉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
居其自然耳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

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
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
能為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
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
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

制之聖人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
天下此豈與眾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
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
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
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
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耳聖人
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為而漸至
于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傷日起故三代之
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
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

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
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
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
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老子翼卷之二